

# 铁路情缘60年

李宝堂

父亲是铁路职工,家在兰新铁路上的玉门东站,因之,我与铁路有不解之缘。

身为铁路后代,对火车的热爱似乎于生俱来。记得课余我们最喜欢的就是到火车站,看列车东来西往,欣赏调车员叔叔矫健地攀上跳下,引导列车编组。

玉门东站地处河西走廊西端祁连山下,每到夏季戈壁滩上就会冒出一丛从绿油油的沙葱。我们放了学,常常奔向大戈壁,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能扛回家一袋鲜嫩的沙葱。大人们把沙葱择洗干净,拌凉菜、腌咸菜、炒菜、烙饼、包子,给家里改善生活。

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铁路子弟几乎都少不了捡煤渣的经历。每当机车进站或入库,排出的炉渣堆上就挤满了捡煤渣的人。有谁偶尔从炉渣堆里扒出一块大煤渣,那种兴奋如同捡到了金子。

我上学时,铁路学校是寄宿制,沿线的住校生远离父母,一两周才能回一次家。也许是这种较早的寄宿生活,培养了我的独立生活能力。

每逢节假日,我们乐此不疲的就是跑沿线,张掖的瓜,临泽的枣,高台的梨,都是铁小子们津津乐道的。我们也去过很多小车站,诸如骆驼城、腰泉子、大草滩、黑山湖、低卧铺等等。所谓小站实际就是戈壁荒原上

一排平房、一口水井。大约每半个多月铁路供应车会来一次,卖些生活用品。从那时起,我就感受到了铁路沿线特别是小站职工生活的艰辛。

读初中时正值到处流行“样板戏”。铁路孩子哼唱的不是“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了”,就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初中毕业,我被分配到省城一家大型国有建筑企业工作,从此远离了父母和铁路生活。记得我们十几个同学坐同一趟火车到兰州,初入社会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真有点“铁哥们”的样子。几年后,同学中有好几人上了大学,后来有的成了技术骨干,实现了对父母和老师“不能给铁路人丢脸”的承诺。

远离了铁路,心中常有种莫名的失落。后来发现单位附近有个火车站,每过一段时间,特别是想家的时候,我就跑到车站看那钢铁巨龙呼啸而过,听那机车震耳欲聋的隆鸣,找回久违了的“铁路感觉”。

1971年秋天,我进入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学习,就此推开了理想的大门,改变了人生的轨迹。受导师和铁路生活影响,我的毕业创作画是铁路题材,名为《手牵铁龙走天下》。为此我多次到火车站搜集素材,加上长期的生活积累,选取火车编组站一位女调车员站在列车上,手抓车柄,扬着信号旗,迎着朝霞引导列车前行的场景。这是我创作和发

表的第一件作品,表达了对铁路事业的一往情深。

在大学我对艺术设计也有浓厚兴趣,发现曾在爸爸的胸章上、纽扣上和各种场合见到的铁路徽章,是经典设计作品。图案由钢轨截面与弧线组成“工人”二字和火车头图案,设计巧妙,特点鲜明,内涵丰富,寓意深刻。多年来铁路路徽不但给我以精神寄托,还给了我很多艺术启迪。

1998年我调入甘肃省总工会工作。对中国工人运动历史的研究使我认识到,铁路工人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锋,特别是1923年爆发的“二·七”铁路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充分显示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

由于工作变化,我离铁路越来越远,但始终怀有深厚的铁路情结。几年前我曾专程到访玉门东站,我独自在昔日的“大街”上,站台上和母校里徘徊,寻找儿时的脚步,儿时的梦想,儿时的欢笑和感情。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铁路日新月异,人们熟悉的蒸汽机车早已退出运输一线,但蒸汽火车高大雄伟的形象始终镌刻在我心里。很长一段时间,我常去铁路机务段和大修工厂寻觅蒸汽机车,或拍摄,或绘画,以表达心中的眷恋。2003年兰州铁路局修建文化广场,我想如果能在广场上陈放一辆蒸汽机车,一定很受市民欢迎。因为蒸汽火车是大工业时代的产物,发

本身具有极强的雕塑美感,既能彰显铁路特点,弘扬“火车头精神”,又能唤起人们对那个时代的美好记忆。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惊喜地发现兰州铁道学院校园里(现为兰州交通大学)陈列着一台上游型蒸汽机车,还有绿皮车厢、钢轨、枕木、信号灯等等,还仿建了著名的京张铁路青龙桥站。站房里陈列着各式火车模型、铁路发展图片和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像。这个建在校园里的“火车站”,使学校有了鲜明的特征和厚重的历史感。学生一进校就能对火车和铁路产生直观印象,也为相关专业教学提供了方便。课余时间同学们在机车前读书、谈心、拍照,呈现出历史、岁月、时代、梦想交相辉映的美好图景。我在内心惊叹,这个创意太好了,这才是真正的铁道学院,真正的校园文化!

转眼60多年过去了,跨入新时代我更加关注铁路的发展,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铁路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创造了世界奇迹。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从兰州去玉门坐501次客车,800多公里要走25个多小时,现在乘坐动车组也只需六七个小时。我深深感到高铁改变了铁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中华大地的时空概念。同时我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网络般的铁路大动脉,标志着祖国正稳步向世界交通强国迈进。

每每想到这些,我都由衷地为我的铁路家庭和曾经的铁路生活而自豪!

## 兄弟

赵琼

一送一取的五年中  
结识了一名邮政快递  
一个雨势稍缓的黄昏  
我收到一条他的微信  
问能否到东门  
见到他却没有我的快递

他站在雨中  
凝望着近在咫尺的军营  
对我说有一个请求  
“若有战,召必回!”  
在部队他曾是一名炮手

那天  
一个现役军官  
紧紧地拥抱着一名  
送快递的退伍军人  
两人在心底  
一遍一遍地默唱:  
“战友,战友,亲如兄弟……”

黄淑芬

南方的秋天,与夏天一样灼热。像有什么说不出口的秘密,不露出一丝秋的痕迹。尽管如此,秋却还是悄悄来了。

天高云淡空气清爽,色彩明丽而多姿。放眼望去,不论是远山还是近岭,凡是有植被的地方,就有色彩在渐渐地变化着。绿的、微黄的、青紫的、枯黄的、褐色的,丰富而有质感,令人仿佛置身于规模庞大的画展,处处弥漫着灵动的生气。

一棵枫树和一棵槭树相邻生长,除了叶片还有形状不同外,整个春天和夏天,它们的叶子都同样地翠绿着。一阵秋风吹来,它们竟然如变魔术一样,分别呈现出枯黄和火红,令人惊喜之外又多了一些惊叹,惊叹老天爷



亨利·卢梭(Henri Julien Félix Rousseau)1844年5月21日生于法国西北部的拉瓦尔市,1910年9月2日逝于巴黎。他18岁从军,退役后当过收税员,40岁退职开始作画,受到当时前卫艺术家毕加索等人的推崇,是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代表作有《村中散步》《睡着的吉普赛姑娘》《梦》等。他也常被人称为“原始主义”画家,因为他笔下浸润着一种似梦非梦的神秘情调,很容易将人引向对远古时代的“回忆”。

图为《阿尔弗特维尔的椅子厂》。

图文 晓阳

## 季节的云裳

同样的,棉花般成片的云也是普遍景象,并不分南北。有趣的是,谚语对此的表述却莫衷一是。一种说“天有桃云,近几天都晴”,另一种则是“天有棉花云,不久雷雨鸣”。以我的观察,天晴的说法更靠谱,但不知道两种经验之谈,各自属于何方,想来总不该是出自相同的地界儿吧?

可见,相似之处也未必尽然相同,不一样的云同样是显而易见。南方的梅雨云蔓,北方就寻不见踪迹……

但在秋天,随着季节的交替,四季分明的北方,夏日里俨然和南方没有明显区别的云妆,就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式样。就如一叶落知天下秋那样,北方的您会突然发现,天上的云似乎隔天就变了模样:漫步天宇的云稀疏了,单薄了。偶或还有影子的云山,不再有巨脉高峰的身形,而是如庭院假山那样,虽然也是有模有样,但却萎缩很多,渺小不少,基本没有磅礴的雨云气势和形状。

秋天的云虽然少了,但漂浮的水汽还是要携手为雨落下来的。不过,秋日的雨天,尽管依旧是暗云盖地,但却因为“站

得高,而给人一种空间更阔的想象。既没有冬日飘漫雪花之云的冷凝厚重,也没有夏季雨云开闸让人抬不起头来的喧哗低垂,情怀之人兴许还会在初秋的丝雨中漫步,甚至莞尔一笑岁月静好之余,或会表演任雨洗面,体验丝雨中的抬眼云望。

不错,北方的秋天,因为空中水分的稀少,天空展现出高远、透亮的本色,跟随秋日的步伐,天云貌似不在热衷天街的游逛。在告别仪式一般的东边日出西边雨之后,穿透云层的太阳光束被记忆储藏,走远了,却还有些不甘心的彩虹兴许会最后一次停下脚步,站在辽远的天际回头和您的双眼对望。这个季节北方的天宫更喜欢赤裸身体,让它一览无遗的蓝色肌肤和您共享温煦的阳光。

当然,日当正午之时,漫天遮阳蔽日的云还是有的,但这时的云层已经变薄,在云块牵手的缝隙,难免会透出亮光,一些时候,单薄的层云还会很轻易地被高空吹拂的秋风撕扯成一溜一溜的细长流云。而在无风的日子,那些看似静静悬停在空中的朵朵白云,也会在不长的时间里,被并不

瓦片上,在树叶上,在窗户上,在门扉上,弄出一些细微而奇怪的声响。走在田野和乡间,耳朵里也会跑进各种奇妙的声音。是风吹野草发出的响声,或者是清脆的鸟叫声,又或者是轻灵的虫吟声。都在空中轻轻地飘着,柔柔地交织在一起,激烈的、缓缓的、轻柔的,仿佛一刻都不停歇,就这样在秋阳下荡过来,飘过去,如同一只无形的手在轻抚琴弦,汇结成流动的旋律向季节倾诉。

秋天的消息,不动声色……

炽烈的阳光散去,消失的无影无踪。晴空万里逐渐成为天庭的主流配置,只有在天边,或还有云的影迹:要么如一层纱慢的残片,要么就像薄薄的棉絮——天边飘着几朵不成形状还可能有点透明的云……

初秋的北方,一如既往地阳光明媚,紫外线仍旧炙烤肌肤,只是空气已然透出了凉意,并且一日一日地干爽起来,性子急的秋风试探着先到了,不时轻柔地亲吻一下旷野行人的脸庞。地面上,树上的绿叶继续牢固地扎在树枝上,与青翠的草地相互衬映着,固执地延续着夏日的葱茏,仿佛在拒斥秋天的来临。

然而,天空却早已换上了秋日的云裳。

这是北纬39度的地域界,大自然描绘的四季各自有明显的图像,不仅是地表变色红黄彩妆的晚秋,不只是叶败枝枯的冬日肃杀景象,还有天上的云霞,也会跟随季节打扮换装一番之后,无论是在陪伴着星月或太阳漫步天海的日子,还在悬飘天际悠然回望的时光,都会让下面观望的眼睛看见季节不一样的云裳。

大自然并不会因为人类延长了林木和草地的绿色,就改变自己有节律的季节轮替,在它眼里,让文化人亢奋的愉悦、象征,比如“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不是胡言乱语,也是无意义的废话。夏日过去了,无论人们怎么样战天斗地,它都会穿上季节的云裳,准时准点地将秋天运将过来。

陈雷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山区穷,交通也不发达,村民们外出不舍得花钱坐公共汽车,几十里路程多靠步行,偶尔出远门就想免费搭乘拖拉机。

一个公社只有几辆手扶拖拉机,想搭拖拉机的人有很多,不是想搭就可以搭的。搭一回拖拉机就是一个大人情,还得看驾驶员脸色。一般人想要搭拖拉机,得托人给驾驶员送点土货什么的。

可美女是个例外,美女搭拖拉机十有八九都能成功的。我有个堂兄也是拖拉机驾驶员,一搭两搭,搭来了一个“好看又善良”的老婆。

小时候,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是搭一回拖拉机,小伙伴们都想这事。驾驶员摸透了我们的心思,警惕性特别高,每当拖拉机开过我们身边时,没等靠过去,他就加速扬长而去。

我有个要好的同学,像电影中的铁道游击队一样身手矫捷,是爬拖拉机高手。有次我特意送上了几个水蜜桃,他吃后神秘地告诉了我爬拖拉机的门道:要装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估摸拖拉机开到身边时,冷不防从斜里杀出去,双手死死抓住拖拉机的车斗边沿,顺势跟跑几步,然后单脚点地,凌空一跃,没等到驾驶员反应过来,你已稳稳地翻进斗里了。

几天后我照着做了,居然顺利地爬上了拖拉机,心想自己少吃几个水蜜桃还是值得的。不过好景不长,也就一二十秒钟时间,驾驶员猛地加速,而且故意左拐右弯,车身剧烈晃荡。我脑子一激灵,意识到驾驶员是想把我甩出去。

一惊慌,我只好手忙脚乱地跳了下来,在拖拉机惯性带动下,没跑出几步就倒在地上手脚着地向前滑行,我的手板底、膝盖头被磨得血肉模糊。

接着那个经验老到的同学吃着我送的红心李,又告诉我,爬上拖拉机不能急于跳下来,拖拉机开得再快,总有慢的时候,你要把准上坡或路窄的好时机。跳下来时要顺着拖拉机行驶的方向跟跑几步。好了伤疤忘了痛,我照着同学的“真经”试了几次,结果每次都安然无恙。

后来我正经搭过一次拖拉机。那年正月初八,母亲带我和姐姐去看望在外地工作的舅舅和舅妈,因为心疼那一块五毛钱的车费,母亲送了十来个鸡蛋央求在手工业社当“官”的远房亲戚,让我们搭乘拖拉机去县城。

那天我们一家三口到达车站时,天刚蒙蒙亮,拖拉机旁边早已站满了一大堆来搭拖拉机的人——都是些头头脑脑介绍来的,一个也得罪不起,最后只好全带上,把拖拉机塞得密密实实的。

四十多年过去了,老百姓都开起了私家车,但小时候搭拖拉机的情景还时常萦绕在我的心头。

## 让时光朴素

沈俊峰

今年春夏,我住在乡下,买菜成了一大乐事。

小镇的菜市场并不小,菜摊、肉摊从早摆到晚,和城里一样,却有一种大棚的轻薄寡淡味。带给我快乐的,是那些临时的小菜摊。

多是妇女和老太太临时来赶早市,一个接一个,应季蔬菜摆在面前。香椿、苋菜、蚕豆、豌豆、空心菜、豆角、丝瓜、西红柿……像是季节的花布衫,鲜亮水灵。这些人对土地有感情,一天不莳弄土地就难受,种的菜吃不完,拿来换几个零花钱。

菜极便宜。挑选几样,花几块钱就够我吃上两三天。买了菜就走,对荤肉不望一眼。亲友们多不解:营养够吗?

我笑而不答,我行我素。

这么多年,大鱼大肉没少吃,贪婪地吃,碰上对胃口的能吃得弯不下腰。能吃是福,是好事。那些出土文物鼎彝等铜器上的饕餮纹,说明古人对这种获食动物的崇拜。

从前,吃是大问题,对食物的渴望成了生命的本能和全部意义。现在衣食无忧。

在这个美食时代,观念早已天翻地覆。从前被我妈骂过、令我深感耻辱的“吃货”二字,如今成了对美食家的褒奖。

吃得太多,身体明显变化,胖了,懒了,还吃了脂肪肝、高血脂。环顾四周,像我一样吃出病来的比比皆是。可还是忍不住吃,即使陷入亚健康或不健康的沼泽,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对我来说,更喜欢那些生长在土里,经受过雨露阳光的食物,那些繁花似锦、自然生长的植物,足以支撑我的身体。大快朵颐,满嘴流油,不过是满足了口腹之欲。

食素让我有了一点一滴的变化,身体轻快清爽,心中善良悲悯。少肉多素,或干脆素食朝天,越来越健康。这让我明白,无论物质何等富足,哪怕家有金山,一个人需要的,也就是这么多。多了,就是负担。没有节制,放任自流终是苦。

有人以为自己一生都在认识、改造世界,其实不过是在认识、改造自己。搞懂了自己,才能搞懂世界。但是,一个人从出生到老去,真的那么容易搞懂自己吗?

傍晚散步,见路边一户人家炊烟袅袅,刹时静住。很多年没有见过这被无数文人歌咏赞美过的炊烟了。以前,家家户户烧柴火,放学我就上山去砍柴,挑松毛。母亲最忙,人口多,做饭洗衣,都是体力活。我最大的愿望是母亲能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如今,不用砍柴,农村也用上了液化气,电饭锅、洗衣机、电冰箱、空调、电水壶,豆浆机、电动牙刷……甚至,有了可以自动擦屁股的马桶,以后,会有机器人喂饭吗?

高铁四通八达,飞机航线密如蛛网,地球成了一个小村落……现代人真是享福,但这肯定还不是最享福的。未来,究竟还会怎样享福呢?躺着不动,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或者,心一想事成就……我无法想象。过度享受,是会付出代价的。

如今全球变暖,南极有了绿色藻类构成的“绿雪”,北极的冰,也在慢慢融化。五十年后,如果地球升温三四摄氏度,随之出现的热浪,让世界上许多地方都不再适合人类居住,赤道附近的农业损失殆尽。更让我惊悚的是,科学家判断:当升温和某个程度,地球会自动反应,开始强化升温。谁能知道,地球自动反应会反应到一个什么状态呢?

这个令人恐怖的时刻,也许离我们并不遥远。曾经以为,节约水电、使用环保产品、回收资源……就能保护家园,这有用却不是根本,就像大街上的清洁工只能跟在后面拣垃圾而无法杜绝。尊崇大自然,回归诗意的栖居,不破坏大气层的自我调节能力,这才是本质。

太平洋上,一个岛国总统的话让我泪奔,他说:请给我的孙子找一个栖身之处吧。是的,地球如果坏了,我们的栖身之处在哪?

